

人物传记

《丁道尔小传》

第三章 在英国无法容身

一五二一年，年龄已达二十七岁的丁道尔，走出了剑桥大学的校门，来到格鲁斯特（Gloucester）的小索伯里庄园（Little Sodbury Manor）。在庄园的主人窝尔士爵士（Sir John Walsh）家里，担任窝尔士爵士两个男孩子的家庭老师。每到主日时，丁道尔例必站在庄园里的圣阿德琳教堂门（St. Adeline Church）的讲台上，对着窝尔士一家人和庄园里的农夫们讲道。由于他对神的认识逐步深入和明确，他的讲道也就更加简明有力。他在讲台上强调说，人得救不是靠着行为，是藉着信心，救赎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

丁道尔的话对那些天主教的教士是一项冲击。假若救恩是白白得来的，天主教的教士们如何兜售圣人的遗物和赎罪券？丁道尔的讲章一旦公诸于众，将会直接影响到罗马教的收入。

窝尔士爵士是一个非常豪爽慷慨的庄园主，其时适为三十五岁，比丁道尔大八岁；他的妻子安妮波恩慈（Anne Poyntz），出身于格鲁斯特的贵族家庭，两人可说门登户对。由于窝尔士伉俪好客，经常在家里盛宴款待一些修道院院长、学校校长、主教、博士，和领圣俸的神甫等。身为家庭教师的丁道尔，也就厕身宴席，同桌用膳。

进餐时，丁道尔自然而然地会被卷入当日最热门的话题，亦即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伊拉斯莫斯的论述等。不可避免地，宾客们之间，会常为一些圣经上的看法，各抒己见，彼此之间有所争辩。

丁道尔，不只是学识饱满，就是在属灵的事上，也很有经历，他并且对神的话语非常熟悉。每当天天主教的追随者与他意见不一致时，他就打开圣经，找出有关的经文，用最简单明了的经文来驳倒他们的错误，来证实自己先前所说的。往往是经过了数轮的争论，丁道尔把对方驳得无法招架，理亏词穷。这些人也就暗中嫉妒他，反对他。

过了一些日子，几位当代很有名望的、具有博士衔头的主教们设宴，回请庄园主伉俪，不过这次丁道尔未被邀请。由于丁道尔不在场，在宴席上，博士们谈话时毫无遮拦，畅所欲言，所说的尽是一些无知的和错误的谬论，只是没有人当面可以反驳他们。

餐后，窝尔士夫妇回家，就找来家庭老师丁道尔，并以博士们在宴席上的高谈阔论来质询丁道尔。丁道尔在窝尔士夫妇的盘问下，不慌不忙地引证圣经所说的。他坚持圣经真理，逐条地驳斥博士们的谬论。正如丁道尔的记载，窝尔士夫人，生性好强，并有点小聪明，用很尖锐的语气对丁道尔说：好吧！试想一下，这里有一位博士，他的身价值得一百英镑；而另一位博士，其身价可值二百英镑；至于另外一位博士，则身价高达三百英镑；考虑到你的身份，凭什么我们要相信你，而不相信他们？”丁道尔看到主妇的势利眼，没有必要回答她。丁道尔觉得，既然这样的争辩，长此以往，徒劳无益，他就决定避开这类争辩。

丁道尔在庄园居住期间，抓紧时间，把伊拉斯莫斯的著作《基督徒战士的手册》（Manual of the Christian Soldier）翻译成英文。这本小册子，为伊拉斯莫斯于一五〇二年所著，是以拉丁文写成。内文主要是叙述基督徒如同战士，在日常的生活中，如何装备自己，如何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如何在

属灵争战中奋战，尽基督徒当尽的本分。（参阅弗6:10-20）

丁道尔译完《基督徒战士手册》之后，就很有礼貌地送上一本给窝尔士伉俪过目。窝尔士夫妇读完之后，十分敬佩家庭老师丁道尔的渊博学识和语言造诣，并敬佩丁道尔能以身作则，活出基督徒的高尚品格。自此之后，窝尔士就不常宴请那些具有博士衔头的主教们；即使他们来了，庄园主也不那么唯唯诺诺、一概附和。换言之，主教们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受欢迎了。这些主教们知道，庄园主的态度转变，全是丁道尔一手造成的，到了最后主教们竟绝足不再造访小索伯里庄园了。

由于丁道尔和罗马教的关系日渐恶化，乡村里的教士们聚集在一起时，就用最恶毒的语言来抨击丁道尔，宣泄他们对丁道尔的嫉妒和厌恨。他们把丁道尔扣上异端分子的帽子，暗地里到布里斯托（Bristol）主教府去告发他。

主教的官邸既受理这案件，主教也就委派出法官贝尔（John Bell），开庭审理丁道尔的案件。贝尔接着传召那些控告丁道尔的教士们和被告丁道尔出庭聆讯。面临着教士们的控告，丁道尔从心的深处向神迫切呼求，求神加添他的力量，可以为神的真理站立得稳，不至动摇。

当丁道尔站在贝尔法官面前时，贝尔用很粗暴的话语威胁他、辱骂他、斥责他，骂他像骂一条狗似的。贝尔当着教士们的面，用许多无稽的、无根据的事来控告丁道尔。可告慰的是，丁道尔总算逃逸出他们的掌心，回到主人窝尔士爵士的庄园，重操教师生涯。

在庄园附近有一位博士，一度担任主教的法官；这位博士是丁道尔的旧交，对丁道尔很友善，与上述审讯丁道尔那个穷凶极恶的法官，全然不同。有一天，丁道尔去拜访这个宅心仁慈的博士，向他说出自己的心事，并和他讨论一些圣经上的问题。这位博士偷偷地对丁道尔说：“你难道不知道教皇就是圣经中所讲的敌基督吗？不过，你说话要格外小心，若被人知道你的看法，你就要招来杀身之祸。”

没有多久，丁道尔与一位自视甚高，自以为学识饱满的天主教博士辩论真理的问题。这个狂妄的博士在理屈词穷之余，恼羞成怒，竟然说出褻渎的话：“我们情愿不要听神的吩咐，也要听教皇的训令。”丁道尔听了这样褻渎的话，愤慨不已，坚决地站在神这一边。他遂即宣告说：“为了真理，我不惜违抗教皇的训令，假若神给我生命，我要使一个犁田的农村青年，比你更懂得圣经。”

不用细说，罗马教的教士们对丁道尔的忌恨越来越加深，从未停止对丁道尔的谩骂和抨击。他们把许多凭空捏造的诽谤加在他身上，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诬蔑他是异端者。当时的形势相当严峻，各地的宗教迫害白热化。一五一九年四月四日，于布里斯托（Bristol）东北一百英里的市镇科苏特里（Conventry），有一女六男因异端者的罪名，被判死刑，他们的罪名是教导儿女以英文念主祷文和十诫。

丁道尔洞悉教士们在暗中搜集他的罪证和罗织罪名。恶劣的形势催逼他要尽快离开家乡英国，迁居异国。他于是对庄园主窝尔士爵士说，谢谢你这些日子以来对我的照顾和支持，如今我向你辞别，实有苦衷。我深知我无法在英国长期居住下去。尽管你竭尽全力庇护我，事实上，你也无法救我脱离教士们的魔掌。除了神知道，无人知晓我未来的处境。你若持续地保护我，很可能会揽祸上身，你若有三长两短，届时我将何等地不安。

丁道尔于是带着窝尔士爵士的祝福，并一封窝尔士致伦敦皇室审计员吉尔福特爵士（Sir Henry Guilford）的介绍信，离开小索伯里庄园，于一五二三年夏天，来到英国的京城伦敦。在伦敦期间，他曾有一些教堂讲道多次，正如他在小索伯里庄园的教堂所行的。

丁道尔在伦敦时，想起现任的伦敦主教唐士塔尔（Cuthbert Tunstal），或许会帮助他。伊拉斯莫斯特别推崇唐士塔尔主教，知道主教博览群书，学问渊博，是一位公认的希腊文学者。丁道尔并不知道唐士塔尔曾协助伊拉斯莫斯勘订再版的希腊文新约圣经。丁道尔心想，若能投靠到主教那里，被他录用作助手，将是何等的蒙福！只是丁道尔不认识主教本人，需要有人推荐。丁道尔于是带着他所翻译的艾索克拉底斯（Isocrates）希腊文讲稿的英译本，去拜访窝尔士爵士所介绍的皇家审计员吉尔福特爵士。他拜托吉尔福特爵士向主教说情，让他住进主教的邸第，从事翻译圣经为英文的工作。

吉尔福特爵士读了丁道尔从希腊文翻译成英文的《艾索克拉底斯讲章》，对丁道尔的语文才华极为敬佩和欣赏。吉尔福特爵士本人对古典文学有钻研，曾和希腊文专家伊拉斯莫斯保持通讯关系。

吉尔福特爵士答应为丁道尔写一封推荐信给伦敦主教唐士塔尔，并应允若有必要，他将陪同丁道尔去谒见主教。丁道尔在这里出了问题，他没有亲自持信前往主教职，而是将推荐信交给他在牛津大学的旧相识赫比尔威特（William Hebilthwait），托他转交信件给主教。主教的回复是，他那里没有空缺，人满为患，碍难安插。在这里，究竟赫比尔威特是否居心不良，暗中破坏，始终是历史的谜。

但是审视整件事，实有神的美意，看出神在暗中管理这件事。试想，前不久丁道尔还在攻击天主教的腐败制度，揭发天主教的迷信，私下向人说教皇是敌基督的化身；如今丁道尔竟为了糊口，放下自己的自尊，采用小圈子的人事关系，要投靠天主教伦敦主教，为其门下。由此可见，一个人为生活所迫，有时无法坚持原则。

不错，伦敦主教唐士塔尔爱好希腊文，并与希腊文新约圣经的译者伊拉斯莫斯私交甚笃；但主教为了维护天主教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却素来不遗余力。另外，说不定此时，来自布里斯托一带的传言，到达主教的耳畔，使他防范丁道尔这个所谓的滋事份子和异端思想的散播者。在这件事上，看到人性险恶的一面。

丁道尔吃了伦敦主教的闭门羹之后，不久神为他开了出路。在一间他数次讲道的舰队街（Fleet Street）教堂，有一位伦敦出色的布疋商人亨弗来摩默斯（Humphrey Monmouth），此人亦任伦敦市参议员。亨弗来摩默斯深受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改革思想的影响，所以对丁道尔所释放的信息，产生共鸣。摩默斯为了业务，行踪遍及欧洲各地，远至中东一带，可说交流广阔。摩默斯邀请丁道尔到他家里居住半年。在这期间，丁道尔留给摩默斯一个良好的印象。摩默斯后来追述：“我带丁道尔到我家住半年，他实在是一位品德良好的传道人。他日夜阅读书籍，穿着朴素，食喝简单，与城市一些贪图享受的传道人，迥然不同。

丁道尔在伦敦居住的一年期间，看到当时社会的形形色色。他特别看到红衣大主教窝尔西（Cardinal Thomas Wolsey），全不关心信徒的灵命，只热衷于从事政治活动。一五二三年四月，窝尔西大主教要求国会拨款以发动新战争；强令百姓筹集八千英镑为军费。这举措顿使窝尔西声名狼藉，成为英国人民最厌恶的人物。

丁道尔认为英国信徒在灵命上最迫切需要的，是他们能以自己的语文直接阅读神的话语——圣经。此时，圣经已经被译为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葡文、捷克文、荷兰文等。

丁道尔除了阅读伊拉斯莫斯的希腊文新约圣经之外，又阅读新近出版的马丁路德所译的德文新约圣经。丁道尔参考伊拉斯莫斯和马丁路德的两种语文的新约译本，开始着手准备翻译英文新约圣经。

丁道尔与此同时，又阅读了许多从德国辗转流传到英国的一些马丁路德的书籍——被英国天主教列为禁书。他从马丁路德的著作中，发现马丁路德对罗马教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弊端，比一般人有更敏锐的洞察力。

马丁路德以坚决的态度，要求信徒们脱离天主教这个腐烂的宗教团体，指出天主教长期以来对纯正的基督徒进行迫害，手上沾满了义人的血。伊拉斯莫斯此时却从早年的强硬立场退却，对天主教采取妥协的态度，不敢公然得罪罗马教宗和其他红衣大主教。伊拉斯莫斯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的注解固然在早期开了丁道尔的属灵的窍，毫无疑问的，伊拉斯莫斯确是丁道尔的启蒙大师；不过，在属灵的道路上，信徒必须不断地付出代价，必须不断地追求，必须不畏惧十字架的道路，必须顺从来自神的新的亮光，愿意遵从新的启示。在这关键的时刻，伊拉斯莫斯动摇了、妥协了。丁道尔于是义无反顾地决定追随马丁路德。他愿意效法马丁路德的榜样，支持基督教的改革运动。

一五二四年，丁道尔很清楚地知道，英国官方绝对不允许他将新约圣经译成英文。英国官方实施的乃是愚民政策，唯恐普罗大众，因着阅读圣经而突然觉醒，从而发觉罗马教原来已经堕落为一个愚昧无知、充满迷信、腐败堕落的宗教团体。

丁道尔既然了解到他在英国无法伸展他翻译圣经的抱负，意识到他无法在英国容身，就决定投奔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德国。感谢主，丁道尔在亨弗来摩默斯和一些热心爱主的弟兄们的协助下，终于离开了伤心地英国，前往德国。

今时今日，英国民众要从英国前往德国，是易如反掌的事；但在丁道尔那个时代，丁道尔要离开英国，其行程必须取得英国君王的准许。丁道尔蓄意翻译圣经成英文，已经拂逆了统治阶层的意旨。丁道尔私自潜逃海外，在英国本土失踪，很快地就引起英国有关方面的注意。丁道尔到德国的第一件事，就是隐姓埋名，以免引起英国外派的密探的注目。这些英国密探和各国的天主教奸细，一旦在欧洲任何一个地方发现丁道尔的踪迹，就会不惜采取任何断然的手段，来对付丁道尔。